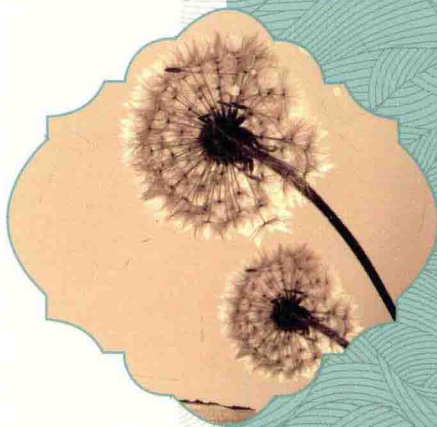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毛泽东
文学院精品文丛



楚荷的小说是对于社会的认识与再认识，
而大多数小说则是对生活的发现与再发现。



拜托了，

楚荷 著

Bai Tuo Le

Feng Er

风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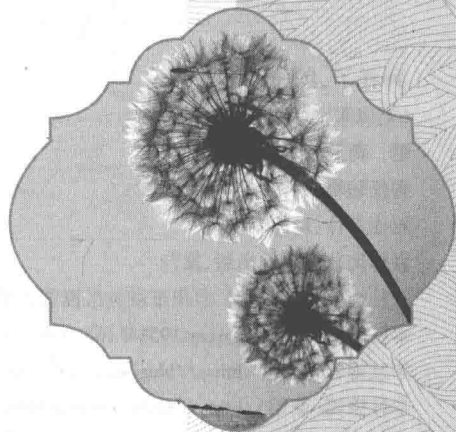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毛泽东
文学院精品文丛

楚荷的小说是对于社会的认识与再认识，
而大多数小说则是对生活的发现与再发现。



拜托了，

楚荷 著

Bai Tuo Le

Feng Er

风儿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拜托了,风儿/楚荷著. -- 兰州: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(毛泽东文学院精品文丛)

ISBN 978-7-5468-0981-6

I. ①拜… II. ①楚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31052号

拜托了,风儿

(毛泽东文学院精品文丛)

楚荷著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千

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~3000

ISBN 978-7-5468-0981-6

定价: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C 目录
Contents

归去来	1
菊 子	23
月 女	73
庖丁解牛	78
石头记	101
拜托了，风儿	152

归去来

一

她呵欠冲天，萎靡不振。

四点时分，电脑柔声细语：“新邮件到了”。她像注射了兴奋剂般，有了精神。她庆幸有事可做了，她的工作，在公务员这个行当，属于“有她不多，无她不少”。她太闲，闲得常睡意沉沉。她打开邮件。内容是一个网址，以及四个字：打开看看。这个邮箱，她没有见过。她微笑着，露出一对好看的酒窝。她猜想，该是某一个同学，临时申请了一个邮箱。她不少同学喜欢玩“吓你一跳”，或者“给你惊喜”。

她心说：“看你是‘给我惊喜’，还是‘吓我一跳’？我等着呢。”

她望了望办公室内男女两个同事，将电脑静了音，这才打开网址。内容是一段视频。荧屏上进出一行字：这个故事发生在北京 XX 宾馆内。视频内容是人类最古老、同时也是最新潮的事儿：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在巫山云雾中，无人、无我、无世界地嬉戏。视频中的男女，她都认识。男人是她丈夫，女人是她丈夫秘书。

她先是目瞪口呆，心里默念道：“这一天，来了，只是来得何其早，结婚才半年。”继而恼羞成怒，抓着办公桌上茶杯，就要往地上砸，目光触到了两个同事，杯子没有砸下，脸上的怒气强行卸去了不少。那两

个同事正忙着，没人注意她。她指着自已心口，边说“心口痛，得上医院去看病”，边往外走。那两个同事依旧忙着“偷菜”，没有注意她。

她走出了局办公大楼，钻进了自己的小车。十分钟后，到了她丈夫公司办公楼前。

她丈夫公司办公楼有十四层，她丈夫的办公室在第九层。她到了第九层。

她丈夫的秘书说：“夫人，董事长在十四层开会。”

这个秘书不是视频的女主角。这个秘书在董事长办公室外面那间房子办公，职责是负责通报谁来拜访，再笑不露齿地端茶递烟，或者提醒董事长，哪天该去出席什么仪式，或者要拜会什么人物。而视频里的那个秘书不管这些事儿，那个秘书负责给董事长写发言稿，做会议记录。如今，又多了陪董事长演巫山云雨这出戏的事儿。这个秘书脸蛋儿可沉鱼，那个秘书眉目儿可落雁。大家都说，董事长的夫人比她们漂亮。董事长的夫人不但沉鱼，也可落雁。

她到了十四层。

会议室门外站着一个男青年。男青年好俊，俊得可以去天安门升国旗。

她要径直进去，男青年拦住她。男青年有些紧张，他望着她的脸，她脸上写满愤怒，样子像要点把火，将这栋大楼烧了。男青年小心翼翼，但语气却近乎坚定，说：“夫人，拜托，别为难我。您知道的，开会时，董事长不允许任何人打扰，我这就去通报。”她想说：“我是任何人？”她没说。许多事儿，她都能设身处地替别人想。

她微微一点头。男青年说，“请稍等”，就去通报了。

她问自己：即使她丈夫出来了，她又该如何？即使她闯进了会议室，又能如何？大吵大闹？掴那个秘书几个耳光？除了将三个人的脸面丢尽，还能有别的效果？她嫁给他之前，不是提醒过自己，要做好这个准备吗！很多人不是告诉过她，丈夫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吗？不是有人说过，她的前任，就是在郁郁终日中，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吗？可是，难道就这样算了？她的尊严何在？往后，他岂不更肆无忌惮？她没有等那男青年来，也没有冲进去。她发了信息给她丈夫：信息内容是那个网

址，加上五个字：你自己看看。那个网址，刻在她脑海里了。

她走了。

她对自己说：“永远不回家了”。这个家，指的是那个别墅，有游泳池，有假山和网球场的家。她将车开到了娘家所在小区大门外。她虽然嫁了大半年了，感情里，那个家，依旧有些陌生和隔阂，这个家，才是地地道道的家。尤其是这个时候，这个家，还真是避风港湾。她想抱着她父亲，或者母亲，大哭一场。可是，她没有将小车开进小区。

当初，她父母反对她嫁给她丈夫。她父亲说：“他可以做你父亲了，至少也可以做你叔叔，人家会怎么想你？会怎么想我们？”她母亲说：“除了有钱，还有什么？人，还有一个精神世界。陪着钱过一辈子，有什么意思？”他们要她嫁的，都是“潜力股”。可是，“潜力股”，什么时候能升值，能升到什么价位，只有天知道。……大小起，她父母就都尊重她。

手机响了，是她丈夫打来的。她丈夫说了许多话，一是叫她别信那视频，那东西一看就是假的，弄那东西的人，肯定是要讹诈他。二是她应该有这个自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比她美的，或是没生，或是死了，他爱她爱到骨头里了，不会有别的女人了。三是他报了案，相信很快会水落石出。四是她如果不信，他明天就陪她上南岳山，当着菩萨发誓。她丈夫说：“你知道的，在菩萨面前说假话，下辈子变不了人。我绝不会在菩萨面前说假话。”她丈夫的声音一如往常，富有磁性，同时，居高临下，好像当真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。

她想咆哮。但，她没有。她丈夫站在钱垒出的高山上，这使得她没有咆哮的底气。她一句话也没说，挂了机。她当然知道，那段视频是真的。视频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她丈夫脚背上的痣。

手机又响了。是她读大学时一个女同学打来的：女同学邀她参加一个饭局。女同学说：“我男朋友请了几个狐朋狗党。我牛皮吹出去了，大美女你会参加。你如果不来，让我将牛皮吹破，我会没脸了，只得跳湘江。”女同学的丈夫，在老远的地方，那座老高的山上，为祖国戍边，女同学的男朋友，在这座城市一栋别墅内，画着祖国的花花草草。女同学说，她如果钱不够用，就问画家要画卖钱。女同学说，画家的画好

卖。她常常将画家的画打五折，这样画家的画更好卖了。

她说：“你要跳湘江？我还要跳湘江呢。我们一起跳吧。”

她声音满是悲凉，直叫女同学的脊骨都仿佛有寒气在吹。

女同学说：“怎么了，你别吓我。你语气，到底怎么了？你别没事找事真往湘江跳。”

她叹口气，说：“没什么，就想陪着你跳湘江，看看湘江的水有多深，能不能淹死人。”

她答应了女同学，去参加饭局。

二

包厢内，圆桌边只余着一个空座位了。空座位在主位右手边。和她丈夫年龄相仿的画家，坐在主位上。画家左手边，坐着她女同学。她走进了包厢，随着女同学故作夸张的一声，“我的大美人儿，你叫我们好等”，女同学和画家站了起来，满脸春风地笑，双手轻轻地拍。画家说：“欢迎X总夫人芳驾光临。”往常，有人说：“X总夫人”，她只是掠过一丝儿不快，这会儿，她觉得近乎侮辱。她脾气太好，没有发作，只是鼻子里有一声轻得没人听到的“哼”。她希望人家介绍她时，说她的名字。可是，没嫁时，人家介绍她，说是“X局长千金”，出嫁后，成了“X总夫人”，好似“千金”和“夫人”比她名儿重要许多，压根儿用不着提她的名儿。

除了一个背朝着她的男人，满桌的人，都跟着画家站了起来，都拍着手，都用讨好的目光望着她。好似讨好地望着她，她就会拿着她丈夫的钱，发给每人一沓。那个背朝着她的男人，不但没有站起来，甚至也没拍手，没有回头。她瞥一眼那个没站起来的男人的背，心里有了几丝儿反感，“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架子好大。真是岂有此理。”她心里又有了几丝儿对自己的厌恶：“我只是人家众多女人中的一个。潜意识里，我却还在狐假虎威。”当她望着那些讨好着她，心甘情愿矮她一等的人们，她又觉得她的的确是“X总夫人”，“X总夫人”这名号儿的确

不坏，她也就觉得那个男人没站起来，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。

矛盾中，她不肯坐到画家右手边座位上去。她说，高朋满座，她没有资格坐那个位子。画家和大家都说，“X 总夫人”不坐，没人敢坐了。她知道，那位子与其说是留给她，不如说是留给她丈夫，或者索性说是留给她丈夫的钱。丈夫和秘书又在她脑子里翻江倒海了。她近乎生气地说再叫她坐那个位子，她立马就走。那个没有站起来的男人，这才转过身望着她。

他眼睛惊艳地睁大了些，好似不相信，在这个世界，居然会有她这样美得一塌糊涂的女人。他的嘴角有不知道是嘲笑她，还是嘲笑他自己，抑或索性就是嘲笑整个世界的几丝儿笑。他站了起来，身体向前欠了欠，分明是向她致意。他嘴角抹不去的几丝儿嘲笑，使她想起了她的初恋情人。她的初恋情人的嘴角，也有这种抹不去的几丝儿嘲笑。

他说：“你可不能走，如果走了，会少一道最好的菜。”

他坐到了画家右手边。她坐在了他刚才的座位上。

大家都望着画家，目光均在问：“难道 X 总夫人走了，那道最好的菜就不上？你没这么势利吧”。她听懂了他的话，那道菜是指她的秀色可餐。她望他一眼，他恰恰转过脸来，望着她微笑。他的微笑十分迷人。她第二个恋人的微笑，也是这样迷人。当时，就因为这种微笑，她将处子之身给了她第二个恋人。她因为这个微笑，以及他对她不露声色的赞美，不厌恶他了。

她用目光告诉他，她知道他的意思。他用目光和微笑告诉她，他知道，她听懂了他的话。他和她都感觉到了，他们因为这句玩笑，彼此熟悉了许多。他们甚至相信，世间还真有可遇不可求的知己，还真有相见恨晚这等事儿。

画家对服务员说了“上菜”，向她介绍着在座的人。这位是书法家，那位是画家，这位是作家，那位是楹联家。最后，画家指着他说，说了他的名字，说，“记者，作家”。她心头几乎一惊，心想：“原来是他。怪不得傲。”他名头很响。她因为他的名头，常常留意着关于他的一切。因此，她不但知道他，年龄比她略大，未婚，在一山区长大，念了大学后，到了这座城市，也知道，他虽然满世界发表文章，名头很

响，却不是“行政编”，也不是“社聘”，只是“部聘”。她知道，“部聘”比“社聘”低一等，比“行政编”低了两等。她甚至还知道，他写的报道，像在解释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。他写的文章，如药如刀。像药时，好似要医治这个世界随时可能出现的疮痍，像刀时，则似要剔除这个世界已经出现的腐肉。她希望这个世界没有疮痍和腐肉。

她说：“是你？”

他微微一点头，说：“是我。”

她说：“大名鼎鼎，小记者，大作家。”

他转过脸对画家说：“不用上菜了，有酒就行。”

他张狂的样子，很像她高中的语文老师。语文老师比她大十岁。她曾经暗恋过语文老师。

上菜了。画家拿出一瓶剑南春，说：“如果少了，再去汽车里拿。”画家问，谁喝白酒，他和一个书法家说了喝白酒，其余的人说喝啤酒，或者说不喝酒。她没吭声，她压根儿没听清画家在说什么。她在用眼睛余光望他，望得全神贯注。他有几分俊气，但，更重要的是肯定聪明，抑或还是睿智。他的额头，宽阔得足以停直升机。

画家给自己和他以及那个书法家倒了白酒，给其他男人倒了啤酒，给她女同学和她倒了牛奶。她几乎是嚷了起来：“我不喝牛奶，我要喝白酒。”她确实想喝白酒。她想醉，她想，能在一场醉中，就这么死去，抑或是最美的死。她常常想到死。她想，死不可怕，只是千万不要死得俗套。她忽然觉得，只有醉死，才不是俗套的死。画家和旁的人都说没想到她会喝白酒，真真正正的女中豪杰。女同学更是诧异地问，没见过她喝白酒，什么时候学会的？她告诉他们，他父母爷爷外祖父都会喝，喝白酒是她家传统，她如果不喝白酒，就是她家叛徒。画家给她倒了一杯。他朝她举了举杯，她也朝他举了举杯，画家提议大家碰了杯。

大家开始说七说八，几轮酒后，画家朝着书法家，头轻轻一点。书法家露出谄媚的笑，望着她，说她丈夫不但是这个城市的首富，而且是这个城市最大的慈善家，同时，也是文化事业的鼎力支持者，这座城市有她丈夫，是这座城市的福，有多少失学儿童，因为她丈夫，没有失学，有多少残疾人，得到了她丈夫的照料，有多少文化事业，由于她丈

夫得以实现。

她望着女同学，眼睛余光望着他，却分明是回答书法家，冷冷地说：“没数过他的钱，也没数过别人的钱。我没有数过，你数过吗？”

书法家脸上有些尴尬，转过脸望着他，目光中尽显仰慕，说他的文章，在这座城市，该是分量最重的，他的文章，读着，那个过瘾，他怎么就能写出那么好的文章呢？

他好似在和她说话，望着她的眼睛说：“没称过我文章的斤两，也没称过别人文章的斤两。你是不是称过？我的文章几斤几两？别人的又是几斤几两？”

她嫣然一笑，望着她女同学，说：“你怎么将你们家鹦鹉带来了？怕饿死它？”

女同学说：“没有呀，没有呀，怎么会呢？我们家鹦鹉，那个聪明，还真是。”

他望着书法家，笑容可掬，说：“你这人挺怪，人家喂鹦鹉，图个学舌，你家喂麻雀，如何能学舌？这事儿，没那智力，学不会。只有鹦鹉能学舌呢。”

书法家说：“我喂麻雀干吗？你肯定是道听途说。你听谁说我喂麻雀？”

书法家说罢，陡然明白了意思，尴尬中，不再说这事儿，望着画家，干咳了一声。画家站了起来，举起酒杯，对她说，这杯单独敬“X总夫人”。她厌着“X总夫人”这称呼，却也只得站起来。画家一口干了，要她随意。她说，男女平等，也一口干了。画家说，有一件事，请她帮忙。说是书法家协会，要办一个刊，可是，没钱。说她丈夫最是重视文化，希望她丈夫能拿出钱来办这个刊。她脑子里又满是她丈夫和秘书巫山云雨的事儿了。她便一口一口飞快地喝，一杯又喝完了。她说，她管不了她丈夫的事，做不了她丈夫的主。她伸出杯子，示意画家给她倒酒。画家给她斟满了酒，她同学要她别喝了，提醒她，待会要开车。书法家、画家、以及除了他之外满桌人，都好似不知道她待会要开车，都敬她酒，说着“X总夫人”一句话，“X总”肯定就支持了这刊物。她喝了不知道多少酒时，答应了他们，和她丈夫说说这事儿。他们还在

说着，请她帮忙，请“X总”帮忙，说，上面只是打着重视文化的旗子，真要拿出钱来，一个个脸色都变了。她同学说，放心吧，大家放心吧，说她一言九鼎，答应了，就会办到。他们才住了嘴。

饭局该散了。画家问，谁送她回去？

她脑子有点晕，目光找到了他，舌头有些不灵便，指着他，问：“会开车吧？”

他说：“还行。”

画家说：“不行，怎么行？他也喝了酒，比你喝得多些。”

他说：“放心吧，这点儿酒，没事。”

画家说：“警察抓着要拘留，这不是好玩的，牢饭就这么好吃？”

他说：“警察不会天天站大街抓酒驾。再说，真拘留了，你送瓶好酒给我就行。”

他们都走了，只留下他和她，坐在她的车上。他坐在司机座位上，她坐在他右手边，仰着头，闭着眼。他问她家在哪儿，好送她回去。她不吭声。他推了推她，她睁开眼，摇摇头，叹口老长气，眼泪忽然禁不住，流了下来，说：“我刚才眼睛进了灰，看错人了。”

他轻声说：“我刚才脑子进了灰，你没看错人，我知道，你心里有苦。你如果相信我，就说出来吧。”

她全身触电般颤抖了一下，说：“喜欢听故事吗？”

他说：“喜欢。”

她望着他，将这天的事儿，一股脑儿说了出来。

他问：“你娘家在哪？不用说，你今天肯定准备回娘家。”

她摇摇头，将她父母不同意他们的婚事，说了。

他说：“放心吧，你父母不会奚落你。他们疼你还来不及呢。”

她说：“知道，只是难为情。去宾馆吧，明天回娘家。”

他将车开进了一家宾馆。她走路有些踉跄。

他扶着她往她开的房间走去。她和她，都听到了对方心跳，均先是平稳，继而激烈。

到了她房间，他双手握着她双臂，说：“你休息吧，我走了。”

他没有走。他猛地抱住她，吻着她额头，继而吻着她的唇。他没张

开嘴。她脑子里先是丈夫和秘书的事儿，继而是初恋情人永远抹不去的嘴角的几丝儿嘲笑，再继而是第二个恋人迷人的微笑，再继而是她暗恋的语文老师的张狂，再继而是一个完美男人在吻她。她飞快地兴奋起来。他舌头试图撬开她牙齿时，她迎接着他的吻。

.....

他告诉她，明天起，大约有十天，他得这个乡、那个乡地采访，吃住都在乡下，他说，报社要集中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。她告诉他，她明天下午下了班，回娘家去。她要他回来后，第一时间通知她。她说，她得为他接风洗尘。

三

如同每次她回娘家，只有她母亲、她、保姆三个人吃饭。她父亲说，省里来了一个什么人物，得陪着吃饭。回家后，对她母亲说，没吃饱，得煮点面条。

她母亲一如既往，没问她丈夫为什么没来。她母亲知道，她丈夫忙，每天都忙东忙西，没来的工夫。偶尔，她丈夫来了，那气派儿，唯其独尊。她母亲则摆出教授的矜持，气派儿压过了她丈夫，样子像在宣示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。

吃完了饭，三个人都洗漱了。保姆在客厅看电视，她跟着她母亲去了书房。她脑子里满是他的样子，便不恼不怒，轻声细语地说她得在家住上一阵子。她母亲警觉地问，为什么？她平和地说了为什么。她觉得她说这事儿，该发怒，该哭。脑子里，他的形象说，不要发怒，千万别哭。她听了那形象的，没哭没怒。她母亲将腰板儿挺得更直了，眼里有了火。她知道，她母亲准要说那些话了：要你不要找这样一个人，你偏不听。从古至今，几个有钱人不花心。除了钱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偏要嫁。她忙抛下一句：“头痛，我睡觉去。”去了她的卧室，将门倒锁了，耳朵贴着门。她母亲到了客厅，在客厅这边走向那边，又从那边走向这边，叹气声接着叹气声，什么也没说。她心想：家里有保姆真好，免了

她母亲许多啰嗦。

她放了心，躺在床上，拿出手机，拔了他的号码。她问他这会儿在干吗？他要她推开窗户说，这会儿的月亮，干净得像洗过了一般。她推开窗户，望着天上。月亮果然像洗过了一般。他说，他拿着一大杯米酒，坐在月色下的荷塘边。在荷叶上，滴了水儿，正拿着荷叶，看水珠儿滚来滚去，荷叶上的水珠，晶莹剔透，映着月光，十分好看。这游戏是他童年最爱玩的游戏，他许多时候，都像长不大一样，老爱玩童年游戏。他的家乡也有一望无际的荷塘，也是到了这个时节，荷花开在绿叶上，有无数蜻蜓在上面飞，再过一段时间，莲蓬生长了出来，便可以掰开莲蓬，吃着莲子。离他家不远，有一个寺院。每天，都从里面传来诵经声。他不信仰佛教，但尊重佛教，喜欢听诵经声。这边是诵经声，那边是无际的荷花，世界便在一派安详静谧中变得恬淡。他想好了，他要带她回他老家，让她天天挽着他的胳膊，在这种氛围中散步。她正听得入迷，他不吭声了。

她说：“说呀，说呀，你怎么不说了？这么美，为什么不说了？快说呀，急死人了。”

他说：“嗯，没电了，得将要紧的话说了。你跟他离婚吧，我要娶你。”

她说：“喂，我们还只认识两天呢。”

他说：“两天？两天还不够吗？你算算，有多少秒。再说，有的人，认识一辈子，也不懂对方。有的，望上几眼，说上几句话，认识了全部。我和你，早已经认识了全部。”

他关了机。她知道，他的手机没电了。

他上午十点，下午四点，都打了电话给她。上午，他说到了X县X乡了，他正蹲在乡政府很臭的厕所里，给她打香喷喷的电话。他说，这会儿，乡长正在介绍情况。听乡长说的，以及看他们弄出来的资料，这个乡，放在宇宙，也是一等一。下午，他说，刚参观了一家养猪专业户，一家食品加工厂。说那家养猪专业户，养了几百头猪，那些猪，毛色比别的猪的毛色，都要光鲜。这使他想到了瘦肉精猪肉。他在私下喂猪的老板，说他这次明里是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暗里是调查瘦

肉精，说上面说了，主动认账的，免于处罚。他说，老板不经吓，认了账。老板说，的确喂了瘦肉精，老板自己从来不吃自己喂的猪。他说，他打了电话给领导。领导说，这次要报道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不要节外生枝。她问，那家食品加工厂呢，情形如何？他说，那家食品加工厂，就更不用说了，苍蝇黑压压的，还能看到蛆。

下午五点光景，她丈夫打了电话来。她丈夫依旧说，那件事是假的，一看就知道是假的。她丈夫说，不过，她在娘家住上一段日子也好。说是这段日子，要去外地，考察投资环境。最后，她丈夫极是温柔地说，会每天打电话给她，会时时刻刻想着她。她丈夫的口吻，依旧是居高临下。她原来觉得，这种居高临下，是一种男子汉的霸道。甚至觉得，这种霸道极好。这时，如她母亲，确信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厌着这种居高临下了。

她父亲回家了。她母亲告诉她父亲，说她在她卧室，并且将她为什么在卧室说了。她等待着她父亲说出那句“当初要她不要嫁给这样一个人，她偏要嫁”。但她父亲没说。父亲敲着她卧室的门，喊着“女儿”。从小到大，她父亲都管她叫“女儿”，从没叫过她的名字。她打开门，跟着她父亲到了书房。她母亲也跟着到了书房，且关上了书房门。她父亲问了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她将“怎么回事”说了。她等着她父亲骂完她丈夫骂她。她父亲没有骂她丈夫，也没有骂她。

她父亲轻轻地叹口气，目光扫过她的腹部，欲言又止，欲止又言，说：“还没怀上？”

她点点头，脑子里掠过他那句“你跟他离婚吧，我要娶你”，轻声一句：“幸亏没怀上。”

她父亲又轻轻地叹口气，说：“女儿，不小了，为人妻了，该懂事了。”父亲也不好多说，只说一句，“快怀上吧。”她父亲压低声音，说：“不管怎样，要生两个。第一个跟他姓，第二个跟你姓。我们只有你一个。往后，重点培育第二个。别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”

她母亲不屑地望她父亲一眼，说：“别听你父亲的，俗不可耐。怀上就麻烦了。趁着没怀上，离了。这样的男人，会害你一辈子。再找，得找个有文化的。”

她父亲白一眼她母亲，说：“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。这事儿是可以清高的事吗？既然嫁都嫁了，当然要……”她父亲没将“当然要”什么说出来。

她知道，她父亲和她母亲谁也不会改变观点，准会吵嘴。他们只要吵嘴，她劝也是白劝。她说她头痛，要休息了。她回到卧室，躺在床上，摁着他的手机号码。他关机了。她笑她自己，他手机分明没电了，她却拨他手机号码。

她想，如果能飞就好，她就飞到他身边去，和他一起赏月，一起看荷叶上的水珠。

四

离报社百米处，她拿出手机，摁着他的手机号。她看见他了。他站在报社门口，还真如手机唱的，“我站在猎猎风中”，他站在猎猎风中，左手拎着一个纸袋，朝着她的方向望。天下着毛毛细雨，他没有打伞。风将他几乎齐肩的长发，吹得如黑色旗帜，扬了起来。她心说，酷，酷毙了。他是下午三点从乡下回来的。她说，她得为他接风洗尘。她看到他，一身都快活起来。他看到了她的车，微笑着，朝着她的车，小跑了过来。他也如她，一身都快活起来了。

车停在他前面了。他钻进小车，便要吻她。她笑骂，会死的，这是大街上，还是在报社门口。他说，这是大事，还是头等大事，没有大事不做先做小事的道理，一定要吻。她只得让他象征性地吻了吻。她说了几家茶楼酒馆的名号，说哪家氛围好，哪家菜味还成。她说那家音乐餐厅时，稍稍地加重了语气，她要他选一家。他说，“我知道你想去那家音乐餐厅，以后去吧”。他指着纸袋，说，“今天不去，今天哪儿也不去，就去我住处吃，我都准备好了”。他说，他的住处，氛围和菜味都好，也有音乐声。他说，他那里的音乐声是天籁。他想，在他住处，他可以尽情吻她。他迫不及待了，她知道他的意思，也觉得在他住处好。她渴望着和他热烈相拥。他太有激情，他的激情足以使她融化。她望了

望纸袋内，纸袋内有两桶方便面，七八个塑料袋，袋里均是卤味。她告诉过他，她喜欢吃卤味。她很久没有吃方便面了。她回忆着方便面的味儿，忽然觉得方便面是最好吃的东西。

她望着他，他知道她是问怎么走，他说了路名。二十分钟后，到了这条路。他指着前面的财政局宿舍，叫她将车开进去。她将车开了进去。他下了车，她拿着伞，也下了车。

她撑起伞，问：“你租的房子，在这里？”

他接过伞，笑了，说：“我住的那个仙乡，可以落凤凰，但不能停车，只能将车停在这。”

她笑了，笑得很甜。她知道凤凰说的是她。她挽着他的手，走出了财政局，在大马路上走了三五分钟，拐进了一个巷子。巷子不宽不窄，恰恰能并排走两个人。地是麻石地。麻石有些年岁了，已磨得溜光。巷子两边是木板青瓦房。那些木板，均已经发黑，不少处可以看见青苔。感觉里，她在探险，或者说，玩刺激。她几乎就是勇敢地将高跟鞋踩得吱吱直响。

到了巷子尽头，他带着她走进了一堵围墙围着的院子。

院内是一栋三层楼房，一楼是房东家住处，二三楼全是出租房。绝大多数阳台上，晾着各色衣服。那些衣服，一看便知道是地摊货。更重要的是，不乏男人和女人内裤，以及女人胸罩。她心想：“这些东西，怎么能够乱晾？大煞风景”。她脑子里有了她娘家和她现在的家。比较中，优越感油然而生。她将腰板儿挺得更直了，微笑着望着他，目光分明在说：像在联合国，万国旗。他察觉到了她的变化，眉头蹙了蹙，微笑着，指着三楼的一个阳台，好像无意地说，往常，他的阳台上，也晾晒着衣服；许多时候，阳台就是他衣柜，要穿就在阳台上取，不穿，就那么晾着。她知道他的意思，是说他也是他们这么做的，看不起他们，就是看不起他。她避重就轻地说，这样不行，日晒雨淋，细菌侵袭，对健康不利。他点点头说，往后注意。

他带着她上了三楼，拿出钥匙，打开了一扇门。门内是一间带着阳台的卧室，以及一个卫生间。卧室内一张床，一台冰箱，一张书桌，桌上一台电脑，一堆书。电脑旁摆着足有海碗大的烟灰缸，里面堆满了烟